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九十九至一百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錄監生臣魏右曾

唐書卷九十九

宋 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二十四

二李戴劉崔

李綱字文紀觀州蓨人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瑗慕張綱為人故焉仕周為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誣左其罪綱矢死無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尸故吏犇匿

綱撫棺號慟為瘞訖乃去事隋為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宮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為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為樂耳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歌舞鷹犬纖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邪帝曰以汝為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擢

尚書右丞時楊素蘇威用事綱据正不詭迎隨素等多
憾會大將軍劉方討林邑素言林邑多珍貲非綱不可
任遂署行軍司馬方揣素指數危辱之幾殆軍還不得
調稍除齊王府司馬復詔出南海應接林邑久不召乃
身入奏威劾綱擅去所部以屬吏會赦免屛居鄠大業
末賊帥何潘仁劫為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授丞相
府司録參軍封新昌縣公領選舉受禪拜禮部尚書兼
太子詹事齊王元吉為幷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苦

宇文歆諫不聽騰狀顯言王坐免俄而復留下危惴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興王地兵十萬粟支十年奈何一旦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淺有闕必諍今賴歆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翼日帝悟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於是釋歆然猶貸誕也帝以舞工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

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為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嘗游溫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鼎味公

等善之若𨚗諧審諭固屬綱矣遣使賜絹二百匹後太子寢抑亡賴猜間朝廷綱頻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為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為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内石敢久為尚書乎且臣事東宫東宫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傅兾得効愚鄙日殿下飲酒過量非

養生之道凡為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
與朝廷生惎間太子覽書不懌所為益縱綱悒悒不自
賴固請老優詔解尚書帝以綱隋名臣手敕未嘗名貞
觀四年復為少師以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閤問以政事
詣東宮太子承乾為拜每聽政必詔綱與房玄齡王珪
侍坐嘗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為難綱以
為易故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玄齡至家存
問明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太子為

立碑初齊王憲女發居綱厚郵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然綱在隋宦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為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為敗故綱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云孫安仁安靜安仁永徽中為太子左庶子太子忠廢還邸寮屬奔散獨安仁泣拜而去終恒州刺史安靜天授中為右衛將軍武氏革命羣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俊臣誣殺之會

昌中録忠臣後訪子孫已絶乃贈安静太子少師自綱
五世同居安仁安静復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祖琰為魏度支尚書大亮有文武
才略隋末署龎玉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玉戰敗大亮
被擒賊將張弼異之就執百餘人皆死獨釋大亮引與
語遂定交髙祖入關大亮自歸授土門令方歳饑境多
盗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馬稍稍資業之勸墾
田歳大熟聞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行北境下書奬勞

賜馬五乘帛五十段頃之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營説豪帥為分别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步而返帝聞之悦擢金州總管府司馬王弘烈據襄陽詔大亮安撫樊鄧因圖之進擊下十餘城遷安州刺史復使徇廣州至九江會輔公祏反以計禽其將張善安公祏方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固守大亮率兵擊走之遷越州都督貞觀初徙交州封武陽縣男召授太府卿復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

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絶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亡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荀悦漢紀曰悦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公宜繹味之時突厥亡帝遂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贏百員又置降胡河南詔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使以綏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

落之未附者峙糧磧口賑其饑大亮上言臣聞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猶枝葉也殘本根厚枝葉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即俘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内地豈久安計哉今伊吾雖臣遠在荒鹵臣以為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内所謂行虚恵收實福河西積困夷狄州縣蕭條加因隋亂殘耗已甚臣愚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

人得就農晦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八年為劒南道巡省大使會討吐谷渾為河東道行軍總管與李靖俱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與虜遇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為公拜右衛大將軍晉王為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臥十八年幸洛陽詔副房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俄寢疾帝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東役又言京師

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為意就豪歎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手命屏左右言終卒年五十九將斂家無珠玉為含惟貯米五斛布三十端帝哭為慟贈兵部尚書泰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挠至妻子未始見惰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陋狭甚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督署初破公祏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為隸乎縱

遺之高祖閭浴羙更賜俚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葬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柩貲遂加焉嘗以張弼脫其死及貴念有以報之時弼為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塗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為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皆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殁後所育孤姓為大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兄子道裕貞觀末為將作匠

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缺宰相屢進名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終大理卿大亮族孫迥秀

迥秀字茂之及進士第又中英才傑出科調相州參軍事累轉考功員外郎武后愛其材遷鳳閣舍人大足初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銓汰文武號稱職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兄弟貴驕因撓意諂媚士論頓減俄

坐贓貶廬州刺史易之誅貶衡州長史中宗即位召授將作少監累遷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還拜兵部尚書卒年五十贈侍中迥秀少聰悟多通賓容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鄰猫中宗以為孝感旌大門閭子齊損開元中以謀逆誅

戴冑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隋末為門下録事納言蘇威黄門侍郎裴矩厚禮之為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篡冑説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跪曰善俄脅九錫冑又切諫不納出為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為府士曹參軍封武昌縣男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冑清直其人哉即日命冑長孫無忌被召

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彞論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舡雖誤皆死陛下録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可阿親戚詔復議德彞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縁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䕃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

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讀獄耶冑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冑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為陛下惜之帝大感寤從其言冑犯顏據正數矣參處法意至析秋豪隨類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之遷尚書左丞務其貧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帝謂冑曰

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冑明敏長于操決無宿疑議者美其振職謂武徳以來殆無其輩復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供奉進民部尚書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冑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獎法吏時以寡學為訾貞觀四年以本官參豫朝政進爵郡公帝將修復洛陽宫冑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團彊夫富室悉為兵九成之役又興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户口單破一人

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督戎仗課役者責糧齎竭貲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濵河南北田疇下年之有亡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帑藏虚矣今宫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悍而遽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冑所數内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藁秘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冑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七年卒帝為舉哀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謚曰忠以第舍陋

不容祭詔有司為立廟聘其女為道王妃房玄齡魏徵
與胄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為
後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閲十數年
父子繼為宰相世詫其榮高宗嘗為飛白書賜侍臣賜
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
玄曰資啟沃罄丹誠崔知悌曰仗忠節贊皇猷皆見意
於辭云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人有所訴率優

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為奏終不顯私恩由是當時多稱仁軌者號仁軌為解事僕射甞更日聽訟有嫗詣省至德已收牒嫗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至德笑還之人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答曰慶賞刑罰人主之柄為臣豈得與人主争也帝知歎美之儀鳳四年卒詔百官哭其第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謚曰恭

劉洎字思道荆州江陵人初為蕭銑黄門侍郎南略地

嶺表下五十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自歸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治書侍御史於時尚書省詔敕稽壅按成復下彌年不能決㓗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比者勲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雖欲自彊先懼囂謗故郎中嘿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得專裁筦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

曠滞之弊固當矯拂趨競也未幾拜尚書右丞洎健于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徴時累加銀青光禄大夫散騎常侍攝黄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臧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遼絶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顔虚心聽納猶恐羣臣惴縮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進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為尊聖以不言為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

語耗氣心氣内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為弊且今
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求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
愛憎慎取捨若貞觀初可矣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
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權論致之若形神
心氣不為勞也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
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
末故鼂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
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

才多藝尚埀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白日陛下每退朝引見羣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處内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宫而處以遠嫌也閒者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師傅寮寀具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為授以良書娱以佳賔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宫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

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悅諫熟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帝忽謂羣臣曰朕今欲聞己過卿等為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及征遼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意

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語謬戒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果恐以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洎與馬周入候出見遂良泣曰上體患癰殊可懼遂良即誣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周為左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方死時索筆牘欲自言有司不敢與帝後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其子弘業詣闕訴遂良譖死狀李義府右

之高宗問近臣給事中樂彦瑋曰辨之是暴先帝過刑
事寢文明初詔復官爵彦瑋字德珪長安人麟德元年
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數月罷為大司憲卒贈齊
州都督
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
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為娼忌所乗卒陷罪誅
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
其下哉古人以言為戒可不慎歟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録事參軍陳叔達薦仁師才任史官遷右武衛録事參軍與修梁魏史貞觀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纍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為具食飲湯瀋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宅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柰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

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
異辭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嘗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太
宗怪之詔黄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
帝奇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抵孔鄭舊學請
遂廢詔諸儒大議博士以下不能詰河間王孝恭請與
孔鄭並行仁師以玄度不經條不合大義者奏之玄度
輒罷遷給事中時有司以律反逆者緣坐兄弟没官為
輕詔八坐議咸言漢魏晉謀反夷三族請改從死仁師

曰父子天屬足累其心此而不卹何愛兄弟房玄齡曰祖有蔭孫義則孫祖親重而兄弟屬輕今應重者流而輕者死非用刑意遂不改後密請魏王為太子失帝旨左遷鴻臚少卿稍進民部侍郎又征遼東副韋挺知海運又别知河南漕事仁師以漕路回遠恐所輸不時至以便宜發近海租賦餉軍坐運卒亡命不以聞除名帝還至中山起為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幸翠微宫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

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閤訴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卒子挹挹子湜

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第進士擢累左補闕稍遷考功員外郎時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惎構引湜使陰灼其姦中宗稍疏功臣三思日益寵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三思驟遷中書舍人彥範等被徙又說三思速殺之以絕人望三思問誰可使者乃進其外兄周利貞利貞往

彦範等皆死擢利貞御史中丞湜附託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於外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而挹為禮部侍郎武徳以來父子同為侍郎惟挹湜云俄拜中書侍郎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周典選納賂遺銓品無序為御史李尚隱劾奏貶江州司馬上官與安樂公主從中申護之改襄州刺史未幾入為尚書左丞韋氏稱制復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出為華州刺史俄除太子詹事初湜建言山南可引丹

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鑱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輓道
中宗以湜充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死者十五禁舊道
不得行而新道為夏潦奔壓數摧墜不通至是論功加
銀青光禄大夫景雲中太平公主引為同中書門下三
品進拜中書令時挹以户部尚書得謝而性貪數為人
請託以干湜湜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玄宗在東宫數
至其第中款密湜陰附主時人危之為寒毛門下客獻
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將誅蕭至忠等召湜

示腹心弟澄諫曰上有所問慎無隱湜不從及見對問失旨至忠等誅湜從嶺外時雍州長史李晉亦坐誅歎曰此本湜謀今我死而湜生何也又宮人元稱嘗與湜謀進酖於帝追及荆州賜死年四十三初在襄州與譙王數相問遺王敗湜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為宰相陷幽求嶺表密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猜毒詭險殆天性雖冀瓲不若也與弟液澄從兄涖莅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

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故進趣不已至於敗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液字潤甫尤工五言詩湜歎因字呼曰海子我家龜龍也官至殿中侍御史坐湜當流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見意詞甚典麗遇赦還卒子論有吏幹乾元中為州刺史以治行稱大歷末遷同州刺史為黜陟使庾何所按

議者不直何故復用為衢州刺史德宗以舊族耆年擢

大理卿卒

澄本名滌玄宗改焉帝在藩與同里居出潞州賓友餞者止國門而澄獨從至華及即位寵昵甚渥既誅帝仍念之用為祕書監開元二年欲贈其父杞吏部尚書宰相持不可遂用四品禮葬贈和州刺史澄侍左右與諸王不讓席坐性滑稽善辯帝恐漏禁中語以慎密字親署笏端累遷金紫光禄大夫封安喜縣子卒贈兖州刺

史

唐書卷九十九

唐書卷九十九考證

李大亮傳賜馬五乘○舊書作賜馬一匹

唐書卷九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五

陳楊封裴宇文鄭權閻蔣韋姜張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少封義陽王歷丹陽尹都官尚書入隋久不試大業中授内史舍人出為絳郡通守高祖西師以郡聽命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

温大雅同筦機祕方禪代時書冊誥詔皆其筆也武德
初授黄門侍郎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明辯善為容每
占奏縉紳屬目江左士容長安或汩滯多薦諸朝嘗賜
食得蒲萄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
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貞觀
初與蕭瑀爭殿中坐忿辭不恭免官未幾居母喪又有
疾太宗戞之遣使禁邵弔者喪除為遂州都督病不拜
頃之擢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鬩鬨太宗帝惑之叔

達極意救辯至是謂曰武德内難卿有讜言故以此報
叔達謝曰豈獨為陛下乃社稷計耳後閨薄汙慢為有
司露劾帝以名臣為護掩授散秩歸第卒謚曰繆久之
贈户部尚書更謚曰忠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
苛細儌人安之文帝謂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
矣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叛詔率兵經略與玄感
戰破陵敗之遂與屈突通追獲賊煬帝召見曰比聞與

賊戰尤力向但知卿奉法而乃勇決如此朕用自愧蘇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邪時威及宇文述裴蘊裴矩參掌選事皆受賕不法恭仁素廉正故惡之出爲河南道大使使捕寇賊至譙郡爲朱粲所敗奔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吏部尚書爲化及守魏縣元寶藏執送京師高祖素知之授黄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爲涼州總管恭仁久乗邊習種落情僞悉心綏慰由葱嶺以東皆奉貢贄就加納言突厥頡利率衆數萬獵其境恭仁應機設

拒張疑屯虚幟示之頡利懼而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
叛朝廷未即討恭仁募𫏋逕倍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
二城縱所俘還之衆感悅遂相與縛行威降召拜吏部
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遷左衛大將軍武德
末拜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洛州都督太宗勞
謂曰洛陽要重朕子弟不為少恐非所任故以委公恭
仁性冲厚以禮自閑衛未嘗與物忤時人方漢石慶既
貴不以勢尚人故譽望益重病乞骸骨詔以特進歸第

卒贈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孝子思訓襲爵顯慶中
歴右屯衛將軍從高宗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
夜邀思訓與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酒以進思訓
死妻訴之流寶節嶺表至龍門追斬之乃詔以寘毒人
者重其法思訓孫睿交尚長寧公主豫誅張易之賜實
封五百户神龍中為祕書監貶絳州别駕
師道字景猷恭仁弟清警有才思容洛陽為王世充所
拘間歸高祖授上儀同為備身左右尚桂陽公主除吏

部侍郎改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年拜侍中參預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太宗數訪羣臣才行師道雖有所推進而乏甄品久之遷中書令太子承乾得罪詔與長孫無忌等雜治其獄師道妻異姓子趙節與承乾通謀乃微諷帝欲活之帝怒罷為吏部尚書師道起貴胄四海人物非所諫悉至銓署專抑勢貴親黨以遠嫌用人多進其才不為時所稱帝亦曰師道資性純淑自應

無過而實怯懦罕吏事緩急不得其力從征高麗攝中書令軍還頗不職改工部尚書復為太常卿師道善草隷工詩每與有名士燕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為擿諷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酬賞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為朕為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卒贈吏部尚書幷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詔為立碑子豫之尚巢王元吉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亂為主壻竇奉節所殺

執柔恭仁從孫歷地官尚書武后母即恭仁叔父達之女及臨朝武承嗣攸寧相繼用事后曰要欲我家及外氏常一人為宰相乃以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卒弟執一亦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累官右金吾衛大將軍始雄在隋以同姓貴自武德後恭仁兄弟名位益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寵凡尚主者三人女為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餘人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蓨人祖隆北齊太子太保倫

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隋開
皇末江南亂內史令楊素討之署倫行軍記室泊海上
素召計事倫墜水免易衣以見訖不言久乃素知問故
謝曰私事也所不敢白素異其爲以從妹妻之素營仁
壽宮表爲土工監規構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
力爲吾捁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
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
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

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素負才勢多所凌藉惟於倫降禮賞接或與論天下事滾滾不勌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薦之帝擢内史舍人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悉吏事處可失宜倫陰為裁晝内以諂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則寢不聞外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宇文化及亂持帝出宫使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化及署為内

史令從至聊城知化及敗乃結士及得出護餉道化及死遂與士及來降高祖知其諧附逆黨方切讓使就舍倫以秘策干帝帝悅更拜内史舍人遷侍郎兼内史令秦王討王世充命倫參謀軍事時兵久不決帝欲班師王遣倫西見帝曰賊地雖多羈縻不相使所用命者洛陽爾計窮力屈死在旦暮令解而西則賊勢磐結後難以圖帝納之賊平帝謂侍臣曰始議東討時多沮解者唯秦王謂必克倫贊其行雖張華叶策晉武亦何以加

於是封平原縣公判天策府司馬初竇建德援洛陽將趣虎牢倫與蕭瑀諫不可至是入賀王笑曰不用公言令日幸而捷豈智者千慮或有失乎倫謝素不及頃之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羣臣咸請許之可紓戰倫曰不然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以為擊之便詔可尋檢校吏部尚書進封趙國公徙密國太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實封六百戶始倫之歸蕭瑀

數薦之及是瑀為左僕射每議事倫初堅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貞觀元年遘疾臥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贈司空謚曰明倫資險佞内狹數刺人主意隂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宫府賄贈狼籍然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探其膺肺隱刺之亂數進忠策太宗以為誠横賜累萬又密言於高祖曰秦王恃功頡頏太子下若不蚤立則亟圖之請白太子曰為四海不顧其親乞𡸁者謂何及高祖議

廢立倫固諫止當時語祕無知者卒後事寖聞十七年
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姦狀帝下其議百官民部尚書
唐儉等議倫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所歷官不可盡奪
請還贈改謚以懲憸壬有詔奪司空削食封改謚為繆
子言道尚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
裴矩字弘大絳州聞喜人父訥之為齊太子舍人矩在
乳而孤及長好學有文藻智數再補高平王文學齊亡
不得調隋高祖為定州總管召補記室以母憂去職高

祖已受禪遣給事郎奏舍人事帝伐陳為元帥記室江左平詔矩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等亂道不通帝難其遣矩請速進許之次南康得兵數千人是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別將圍東衡州矩與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壁屯大庾嶺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之圍據愿長嶺又擊破之斬其帥自南海趣廣州仲宣懼潰去綏集二十餘州承制署渠帥為刺史縣令還報帝大悅詔升殿勞苦之拜開府爵聞喜縣公賜賚異等遷累內

史侍郎時突厥彊盛都藍與突利構難屢犯塞詔太平公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為長史破達頭可汗而萬歲誅矩功不見録還為尚書左丞遷吏部侍郎名稱職煬帝時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帝令矩護視矩知帝勤遠略乃訪諸商胡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篇合四十四國凡裂三道北道起伊吾經蒲類鐵勒突厥可汗庭亂北流河至拂菻中道起髙昌焉耆龜兹踈勒踰葱嶺鏺汗蘇對沙那康曹何大小安穆諸

國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亦度葱嶺
涉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皆竟西海
諸國亦自有空道交通既還奏之帝引内矩問西方事
矩盛言胡多瓌怪名寶俗土著易并吞帝由是甘心四
夷委矩經略再遷黃門侍郎參豫朝政大業三年帝有
事恒山西方來助祭者十餘國矩遣人説高昌伊吾等
啗以厚利使入朝帝西廵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國謁
道左皆使佩金玉服錦罽奏樂歌儛令士女盛飾縱觀

亘數十里示中國殭富後遂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遣兵出戍歲委輸巨億萬計帝謂矩有綏懷略擢銀青光祿大夫帝在東都以蠻夷朝貢踵至諷帝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縠珥金琲者十餘萬百官都人列繒樓幔閣夾道被服光麗廛邸皆供帳池酒林胾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所在令邀飲食相娛樂蠻夷嗟咨謂中國為仙晨帝所天子以為誠謂宇文述牛弘曰矩所建白皆朕之志要未發矩輙先聞非悉心奉國疇

能是邪又助城伊吾脇處羅入朝帝益喜賜貂裘西胡珍器從帝廵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在突厥啓民引見帝矩因奏言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三郡今乃不臣先帝疾之欲討久矣方陛下時安得不事今其使朝突厥及見啓民舉國臣服脇令入朝可致也請面詔其使令歸語王有如旅拒方率突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聽命征遼自此始王師再臨遼皆從以勞加右光禄大夫時綱紀汨振宇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

賄遷唯矩挺節無纎聲世頗稱之矩以始畢可汗衆漸盛建請以宗女嫁叱吉設建為南面可汗分其勢叱吉不敢受始畢聞之稍怨望矩又言突厥淳陋易離間但内多羣胡教導之臣聞史蜀胡悉尤有謀幸於始畢請殺之帝曰善矩因詭計召胡受賜斬馬邑下報始畢曰史蜀胡悉背可汗我所共惡今既誅之始畢知狀由是不朝後帝北巡始畢率騎十萬圍帝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待顧問圍解從幸江都宫時盜賊蜂結郡縣

上奏不可計矩言于帝帝怒遣詣京師以疾解俄而高
祖入關帝令虞世基問方略矩曰唯願陛下亟西天下
定矣矩性勤謹未嘗忤物見天下方亂其待遇士尤厚
雖廝役皆得其歡是時衛兵數逃去帝憂之以問矩矩
曰今乘輿淹狩已二年諸驍果皆無家人無匹合則不
久安臣請皆聽納室帝笑曰公定多智因詔矩盡召江
都女子孀家恣將士所欲即配之人情翕然相悅曰裴
公惠也宇文化及亂衆劫矩賊皆曰裴黄門無豫也既

而衆以秦王子浩為帝詔矩為侍内隨而北化及僭位署矩尚書右僕射為河北道安撫大使又為竇建德所獲建德以矩隋舊臣遇之厚建德起羣盜非有君臣制度矩為略制朝儀不閱月憲章擬王者建德尊禮之建德敗來朝擢殿中侍御史爵安邑縣公累遷太子詹事檢校侍中時突厥數盜邊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婚帝曰彼勢與我絶緩急不為用柰何矩曰然北虜方熾歲苦邊若權順許以示外援須我完實更議

之帝然其計隱太子敗餘黨保宫城不解秦王遣矩諭之乃聽命遷民部尚書太宗即位疾貪吏欲痛懲乂之乃間遣人遺諸曹一史受饋縑帝怒詔殺之矩曰吏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紿之因即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悅為羣臣言之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故事見重于時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謚曰敬

宇文士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父述為隋右衛大將軍

開皇末以述勲封新城縣公文帝引入卧內與語奇之詔尚煬帝女南陽公主為尚輦奉御從幸江都以父喪免起為鴻臚少卿其兄化及謀弒逆以主壻忌之弗告已弒帝乃封蜀王初士及為奉御而高祖任殿中少監雅自款結及從化及至黎陽帝手書召之士及亦遣家童間道走長安通諄勤且獻金鐶帝悅曰我嘗與士及共事今以此獻是將來矣化及兵日蹙士及勸歸命不從乃與封倫詭求督饟俄而化及敗於是濟北豪傑謀

起齊兵擊竇建德以收河北觀形勢及不納與倫等自歸帝讓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人為入關計爾得時我父子尚肯相假乎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罪當死但臣往在涿郡嘗與陛下夜論世事頃又奉所獻異以此贖罪帝笑謂裴寂曰彼與我論天下事逮今六七年公等皆在其後時士及女弟為昭儀有寵由是見親禮授上儀同從秦王平宋金剛録功復隋舊封以宗室女妻之遷王府驃騎將軍從討王世充等進爵郢國公

武德八年權檢校侍中兼太子詹事王即位拜中書令
真食益州七百户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數入
寇士及欲立威以鎮耀邊鄙每出入盛陳兵衛又痛折
節下士或告其反訊無狀召為殿中監以疾改蒲州刺
史政尚寬簡人皆宜之擢右衛大將軍太宗延入閤語
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召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
向遽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對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
也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

佞人為誰乃令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其機悟率類此後以雅舊别封一子新城縣公久之復為殿中監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撫幼弟孤兄子以友睦稱好周卹親戚故人然過自奉養服玩食飲必極豐侈有司謚曰恭黄門侍郎劉洎曰士及居家侈肆不可謂恭乃改曰縱

贊曰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得夜乃為之祥若倫偽行匿情死乃暴聞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祖在魏為顯家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討尉遲迥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家人為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哭不自勝隋開皇初進封

武德郡公年十四為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太守善果母
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閤内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悦有
不可則引至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嘗
與武威太守樊子盖考為天下第一煬帝賜物千段黄
金百兩再遷大理卿突厥圍帝鴈門以守禦功拜右光
禄大夫從幸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民部尚書從至遼
城淮安王神通攻之善果督戰中流矢神通解俄為竇
建德所獲王琮讓之曰公隋大臣自尊夫人亡名稱衰

令以忠臣子為逆賊徇命至傷夷謂何善果慙欲自殺
或止之得不死建徳不之禮乃歸神通送京師擢太子
左庶子更封滎陽郡公數為太子陳得失未幾檢校大
理卿兼民部尚書奉法持正風績顯公卿間詔與裴寂
等十人每奏事若侍得升殿而從父兄元壽亦與時以
為榮坐事免會山東平持節為招撫大使以選舉失實
除名後歷刑部尚書貞觀初出為岐州刺史以累去復
拜江州刺史卒

元璹字德芳隋沛國公譯之子性察慧愛尚文藝以父功拜儀同襲爵累遷右衛將軍更封莘國公大業末出為文城郡守高祖兵興遣將張綸西略地攻拔其城係致軍門釋之授太常卿與襄武王琛使突厥還為參旗將軍元璹習軍旅事帝令教諸屯軍法劉武周將宋金剛與突厥處羅可汗犄角寇汾晉詔元璹諭罷可汗兵不聽乃進為武周援會暴疾其下意元璹寘毒因之處羅死頡利立留帳中數年帝既許可汗婚元璹始得還

帝勞曰卿不辱於虜可蕫蘇武張騫矣拜鴻臚卿母喪
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十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即苫次起
元璹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璹隨語折讓
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
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為用而相
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
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
汗為兄弟使驛銜箠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貽

怨自取勞苦若何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貞觀三年復使突厥還言夷狄以馬羊准盛衰今突厥六畜不蕃人色若菜牙内飯衆化為血不三年必亡無幾突厥果敗後轉左武候大將軍坐事免起為宜州刺史以老致仕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元璹幹敏所至常有譽五聘絶域危不脫終不自為解然譯事後母不謹隋文帝嘗賜孝經愧勗之至元璹亦不以孝聞士醜其

行從孫杲知名武后世終天官侍郎

權萬紀其先出天水後徙京兆為萬年人父琢玠隋匡州刺史以懿愿聞萬紀悻直廉約自潮州刺史擢治書侍御史尚書右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掌內外官考萬紀劾其不平太宗按狀珪不伏魏徵奏言房玄齡等皆大臣所考有私萬紀在考堂無訂正今而彈發非誠心為國者帝乃置之然以為不阿貴近繇是奬禮萬紀又建言宇文智及受隋恩賊殺其君萬世共棄今其子乃

任千牛請斥屏以懲不軌帝從之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既以言得進頗掉甕自肆衆情懍懍徵奏萬紀等闇大體詆訐彈射皆不實陛下收其一切遂敢附下罔上釣彊直名迷奪聖明以小謀大羣下離心如玄齡等且不得申況疎賤之臣哉帝寤徙萬紀散騎常侍而免仁發數年復召萬紀為侍書御史即奏言宣饒部中可鑿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邪

斥使還第久之由御史中丞進尚書左丞出為西韓州刺史徙吳王長史王畏其直善遇之齊王祐不奉法帝素奇萬紀能左右吳王者乃徙為祐長史祐暱比羣小萬紀驟諫不入即條過失以聞帝遣劉德威按問因召祐入朝祐恐與所嬖燕弘亮謀殺之而萬紀先引道祐遣弘亮馳彀騎追擊斬首殊支體投圊中又殺典軍韋文振文振本以校尉從帝征伐以質謹自將帝使事祐典廐馬切諫不納輒見萬紀道之故祐內嘗忿疾萬紀

死文振懼馳去追騎獲之祐平贈萬紀齊州都督武都郡公食二千户謚曰敢文振左武衛將軍襄陽縣公食千户萬紀子玄初高宗時兵部侍郎

懷恩萬紀族孫祖弘壽為隋臨汾司倉書佐高祖平京師擢太僕卿盧國公卒謚曰恭故懷恩以蔭累遷尚乘奉御襲爵馭人安畢羅為高宗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輙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其

姿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更歷萊衛邢宋五州刺史洛州長史所居威名赫然吏重足立嘗過汴州時刺史楊德幹亦以嚴稱與懷恩名相埒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邪焉用此德幹慙服還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從子楚璧為左領軍衛兵曹參軍玄宗在東都楚璧乃與李迥秀子齊損陳倉尉盧玢左屯營長上折衝周履濟等謀反以兄子梁山詐為襄王子號光帝擁營兵百餘夜入宮城

欲劫留守王志愔不克遲明兵斬楚璧等傳首東都籍其家

閻讓字立德以字行京兆萬年人父毗為隋殿内少監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弟立本皆機巧有思武德初為秦王府士曹參軍從平東都遷尚衣奉御制袞冕六服腰輿傘扇咸有典法貞觀初歷將作少匠大安縣男護治獻陵拜大匠文德皇后崩攝司空營昭陵坐弛職免起為博州刺史太宗幸洛陽詔立德按爽塏建離宮清

暑乃度地汝州西山控汝水睨廣成澤號襄城宮役凡
百餘萬宮成煩燠不可居帝廢之以賜百姓坐免官未
幾復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遂從征遼攝
殿中監規築土山破安市城師還至遼澤亘二百里淖
不可通立德築道為橋梁無留行帝悅賜予良厚又營
翠微玉華二宮擢工部尚書帝崩復攝司空典陵事以
勞進爵大安縣公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留守京師
領徒四萬治京城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

諡曰康
立本顯慶中以將作大匠代立德爲工部尚書總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博陵縣男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悦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俛状閤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亦不能罷也既輔政但以應

務俗材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謚曰文貞立德孫知微曾孫用之知微聖歷初為豹韜衛將軍武后時突厥默啜請和親后遣知微攝春官尚書持金帛護送武延秀聘其女默啜怒非天子子因延秀挾知微入寇趙定尊之如可汗以示華人自河以北蕭然朝廷以知微賣國夷其族知微不知逃還武后業已然乃曰惡臣疾子賜百官甘心焉於是

胥斷斷分非要職者不能得子則先以武三思壻免死玄宗在藩時以善割蒙寵開元中有司奏擬供奉姚元崇以為則先刑戮家又逆人姻屬不可留京師詔曰朕在外日嘗驅使宜令供奉用之初為彭州叅軍嘗攝録事一日糾愆謬不法數十事太守以為材後舉通事舍人累遷右衛郎將知引駕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刀呵卻之請按以法左右震悚始有司以三衛執扇登殿用之奏三衛皆趫悍不宜升陛逼御坐請以宦者代

遂為故事天寶中女為義王玭妃終左金吾將軍
蔣儼常州義興人擢明經第為左屯衛兵曹參軍太宗
將伐高麗募為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
夷畏威蕞爾國敢圖王人有如不幸固吾死所也遂請
行為莫離支所囚以兵脅之不屈内窟室中高麗平乃
得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為幽州司馬劉祥道以巡
察使到部表最狀擢會州刺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時
政病利高宗輒優納進蒲州刺史戶產充夥訴牒積年

不平前刺史踵以罪去儼至發隱禁姦號良二千石永隆二年以老致仕未幾復召為太僕卿以父諱辭官徙太子右衛副率中宗在東宫儼數爭過失不見用自以總調護不應諫於是田游巖與處士為洗馬太子所尊禮儼貽書責之曰太子年鼎盛聖道有所未盡足下受調護之寄居責言之地唯唯悠悠不出一談向使不飡王粟僕何敢議今祿及親矣尚何酬塞游巖愧不能答儼尋徙右衛大將軍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卒

年七十八中宗立以舊恩贈禮部尚書
韋弘機京兆萬年人祖元禮隋淅州刺史弘機仕貞觀
時為左千牛胄曹參軍使西突厥册拜同俄設為可汗
會石國叛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裾録所過諸國風俗物
產為西征記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即上其書帝大悅擢
朝散大夫累遷殿中監顯慶中為檀州刺史以邉人陋
僻不知文儒貴乃修學宫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
像自為贊敦勸生徒縣是大化契苾何力討高麗次灤

水會暴漲師留三日弘機輸結資糧軍無饑高宗善之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苑官者犯法杖乃奏帝嗟賞賜絹五十四曰後有犯治之毋奏遷司農卿太子弘薨詔蒲州刺史李冲寂治陵成而玄堂阸不容終具將吏為之役者過期不遣衆怨夜燒營去帝詔弘機嗣作弘機令開隧左右為四便房樽制禮物裁工程不多改作如期而辦帝嘗言兩都我東西宅然因隋宮室日仆不完朕將吏作柰財用何弘機即言臣任司農十年省惜

常費積二十萬緡以治宮室可不勞而成帝大悅詔兼將作少府二官督營繕初作宿羽高山等宮徙洛中橋於長夏門廢利涉橋人便之天子乃登洛北絶岸延眺良久嘆其美詔即其地營宮所謂上陽者尚書左僕射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深宮複禁不欲百姓見之恐傷其心而今列岸謻廊亘王城外豈愛君哉弘機猥曰天下有道百官奉職任輔弼者則思獻替事我乃府藏臣守官而已仁傑非之俄坐家

人犯盜劾免官初東都方士朱欽遂為武后所寵姦贓狼籍弘機白欽遂假中宫驅策依倚形勢虧紊皇明為禍亂之漸帝遣中使慰諭敕毋漏言遂欽遂于邉后恨之永淳中帝幸東都至芳桂宫召弘機使白衣檢校園苑將復任之為后掎而止終檢校司農少卿事孫岳子景駿景駿别傳岳子武后時為汝州司馬以辦治稱召授尚舍奉御入見后賞其能曰卿家事朕悉知之因問舊故至家人皆不忘出為太原令以不習武固辭忤旨

下遷宋州長史歷廬海等州刺史皆著風迹恩嚴兩施睿宗立召爲殿中少監恩遇尤異竇懐貞等誅而岳子舊與經過爲姜晈所劾貶渠州别駕起授陜州刺史卒孫皐别有傳

姜師度魏州魏人擢明經調丹陵尉龍崗令有清白稱神龍初試爲易州刺史河北道廵察兼支度營田使好興作始厮溝於薊門以限奚契丹循魏武帝故迹竝海鑿平虜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多遷司農卿出爲陜

州刺史太原倉水陸運所湊轉屬諸河師度使依髙爲廥而注米于舟以故人不勞拜太子詹事𤣥宗從營州治柳城拜營田支度修築使進爲河中尹安邑鹽池涸廢師度大發卒洫引其流置鹽屯公私收利不貲徙同州刺史又派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闢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爲上田置十餘屯帝幸長春宮嘉其功下詔襃美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進將作大匠左拾遺劉彤建榷天下鹽鐵利内之官免貧民賦詔户部

侍郎强循與師度竝假御史中丞會諸道按察使議所以榷之之法俄為議者沮閣不行卒年七十餘師度喜渠漕所至繇役紛紜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為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顯時為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所嗜也

强循字季先鳳州人仕累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泉人畜多暍死循教人渠水以浸田一方利之號强公渠詔書褒予甚厚歷大理少卿太子右庶子為政辦給不為

威嚴遇人盡信不疑然當時恨其少文云
張知謇字匪躬幽州方城人徙家岐兄弟五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高第曉吏治清介有守公卿爭為引重調露時知謇監察御史裏行知默左臺侍御史知謇歷十一州刺史所涖有威嚴武后降璽書存問萬歲通天中自徳州刺史入計后竒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又門皆列戟白雀巢其庭后數寵賜知泰歷益州長史中臺左丞兵部侍郎封陳留縣公

中宗在房州禁察苛嚴知謇與董玄質崔敬嗣繼為刺史供擬保㦸不少弛帝復位拜知謇左衛將軍加雲麾將軍封范陽郡公知泰御史臺大夫加銀青光禄大夫封漁陽郡公伯仲華首同貴時以為榮知泰忤武三思故出為并州刺史天兵軍使終魏州刺史謚曰定知謇歴東都副留守左右羽林大將軍同華州刺史大理卿致仕年八十開元時卒知謇敏且亮𢘓請謁求進士或不才冒位視之若讐每敕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

稱云武后革命知泰奏置東都諸關十七所譏斂出入百姓驚駭樵米踊貴卒罷不用議者羞薄之知默與監察御史王守慎來俊臣周興掌詔獄數陷大臣守慎雖其甥惡鞫引之暴不得去請度為浮屠后許之而知默卒陷酷吏子孫禁錮為張氏羞知玄子景昇知泰子景佚開元中皆顯官

唐書卷一百

唐書卷一百考證

韋弘機傳孫岳子○舊書機子餘慶餘慶子岳少一子字

張知謇傳幽州方城人○舊書蒲州河東人

知泰歷益州長史中臺左丞○舊書作右丞

唐書卷一百考證

唐書卷一百一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二十六

蕭瑀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以女兄為隋晉王妃故入長安瑀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浮華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

為人稟天地而生而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頴歎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晉王為太子授右千牛即帝位妃為后而瑀寖親寵頻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感末疾不呼醫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為遁階矣后聞責謂曰爾亡國後不安小官而高為怪語罪不測瑀復治疾良已拜內史侍郎數言事忤旨稍見忌帝至鴈門為突厥所圍瑀謀曰夷俗可賀敦與兵馬事況義成

公主以帝女為之若走一介使鐫諭宜不戰而解又衆
商陛下已平突厥方復事遼東故怠不肯戰願下詔赦
高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既而主詭辭謂突
厥果解圍去然帝素意伐遼又銜瑀以謀撓其機謂羣
臣曰突厥何能為瑀乗未解時乃紿恐我遂出瑀為河
池郡守部有鈔賊萬人吏不制瑀募勇敢士擊降之悉
捐貲畜賜有功又擊走薛舉衆數萬髙祖入京師招之
挈郡自歸授光禄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秦王領

右元帥攻洛陽署瑀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筦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自力孜孜抑過繩違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寶之故賜黃金一函公其勿辭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為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詔書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瑀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

朕何憂乎初瑀關内田宅悉賜勲家至是還給之瑀盡以分宗族獨留廟室奉祠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七年以熒惑犯右執法避位不許久之遷左僕射貞觀初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鋒切詆辭旨踈躁太宗怒廢于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為左僕射實封六百户帝問瑀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絶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

之亡不旋跬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坐
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為晉州都督入拜
太常卿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論議明辯然不能容
人短意或偏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温彦博頗
裁正之其言多黜瑀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即痛
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為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為太常卿
拜河南道廵省大使九年復參預政事帝常曰武德季
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弗見容瑀

於爾時不可以利怵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而失璹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恕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使璹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晉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

坐然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瑀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惜臧否因為瑀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間請捨家為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為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豈不得其所邪乃詔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進卒年七十四遺命歛以單衣無卜日詔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謚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謚貞褊

子鋭尚襄城公主爲太常少卿
鈞瑀從子有才譽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文舘學士
左武候屬盧文操踰堞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
盜罪死鈞曰因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
任喜怒殺人帝曰眞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爲宫人通
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
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爲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即
宥工徙遠裔終太子率更令子瓘爲渝州長史居母喪

以毀卒鈞兄子嗣業少從煬帝后入突厥貞觀九年歸以其知虜曲折詔領突厥衆櫂累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嗣業與戰敗績高宗責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至此然爾門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

嵩瓘子貌偉秀美鬚髯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壻陸象先宰相子時為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汩汩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

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時人不許神龍元年始調洺州參軍事桓彥範為刺史待以異禮河北黜陟使姜師度表為判官開元初擢中書舍人時崔琳王丘齊澣皆有名以嵩少術學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歷宋州刺史遷尚書左丞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既赴軍有詔供帳餞定鼎門外玄宗賦詩勞行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回紇又殺涼州守將王君㚟河隴大震

帝擇堪任邊者徙嵩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封蘭陵縣子嵩表裴寛郭虛已牛仙客置幕府以建康軍使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完樹陴塢懐保邊人於時悉諾邏恭禄威憺諸部吐蕃倚其健噬邊嵩乃縱反間示疑端賛普果誅之使悉末明攻瓜州守珪拒甚力虜引卻㑹鄯州都督張志亮破賊青海西嵩又遣副將杜賔客率彊弩四千與吐蕃戰祁連城下自晨鬭迄晡乃大潰斬一將虜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悦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又

官一子恩顧第一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宰相
令缺四年嵩得之然常遥領河西節度在公慎密人莫
見其際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為親家儀物
貴甚俄封徐國公初裴光庭與嵩數不協光庭卒帝委
嵩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
前嵩懇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猒卿何庸去乎嵩伏曰
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猒得以乞身有如猒
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為改容曰卿言

切矣朕未能決第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爾留而君臣誼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尚書右丞相與休皆罷是日荆州進黄甘帝以紫帉包賜之擢子華給事中久之進太子太師而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中人牛仙童得罪李林甫素忌嵩因言嵩甞以城南墅遺仙童貶青州刺史尋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見許嵩退修蒔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華為工部侍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豔其榮天寶八載卒贈開

府儀同三司

華謹重方雅有家法嗣爵天寶末為兵部侍郎祿山亂陷賊逼守魏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華間道奉表欲舉魏以應為賊所執會崔光遠得魏州破械出之魏人德華庇免爭來詣光遠乞留有詔即授刺史史思明反子儀懼復失華乃表崔光遠代之而召置軍中相州兵潰華還朝猶以汙賊降試祕書少監稍遷尚書右丞擢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為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為峽州司馬卒二子恒悟

復字履初衡子生戚里孄從豪汰以服御輿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每歎曰此子當興吾宗推主蔭為宫門郎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説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

職復曰嘗先人墅以濟孀嫠吾何用美官使門内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數歲乃歷歙池二州刺史治狀應條遷湖南觀察使改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輒發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久乃拜兵部侍郎晉王為襄漢元帥進復戶部尚書統軍長史舊制謂行軍長史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未行扈狩奉天帝惡庫隘欲西如鳳翔依張鎰復曰鳳翔乃泚舊兵今泚悖亂當有同惡者

雖鎰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日以驗爾言俄而鎰為李楚琳所害以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嘗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正可委宫掖事兵要政機叵使參領帝不聽又言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妨命穢惑德播越及茲今阽于危當懲乂前敗因述君臣大端即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敢當宰相杞對上或諂諛阿匼復厲言杞詞不正帝色貽謂左右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等

道宣撫安慰使興元初進門下侍郎初淮南陳少游左附李希烈而張鎰判官韋皐殺卯隴叛卒不應楚琳復還執政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貴矣唯甄善汰惡爲未明少游位將相首臣賊皐名淺官下獨挺挺抗忠如以皐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復出中官馬欽緒揖宰相劉從一附耳語既而從一密諗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欲李勉盧翰聞知復曰堯舜有僉曰之言朝廷大事尚當謀及公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

去既曰宰相而謀議可獨避之乎今與公行此或可第恐寖以生常政由是敝從一以聞帝不悅復辭疾上政事許之弟升尚郜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升早卒主以姦蠱事再得罪廢諸子悉逐醜地女為皇太子妃太子請離婚帝銜曩忮故復坐是檢校太子左庶子廢居饒州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復望閥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為相臨事嚴方數咈帝意故居位亟解然性孝友既貶晏然口未嘗言所累復子湛湛子寘咸通中位

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

俛字思謙恒子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

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為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

制誥會張仲方以李吉甫數調發疲天下訾其謚憲宗

怒逐仲方而俛坐與善奪學士下除太僕少卿皇甫鎛

薦為御史中丞鎛與令狐楚皆善俛兩人同輔政數稱

其善故帝待俛厚襲徐國公穆宗立逐鎛議所以代者

楚薦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

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懐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嘗詔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

止令狐楚罷執政西川節度使王播賂權幸求宰相俛劾播纎佞不可污台宰帝不許自請罷冀有感寤帝亦不省俄罷為尚書左僕射用播為鹽鐵使後卒相俛自謂輔政淺固辭僕射換吏部尚書又避選事徙兵部移病求分司不許授太子少保為同州刺史復以少保分司東都性簡潔以聲利為汙疾邪太甚孤特一槩故輕去位無所藉文宗即位召授少師稱疾力不拜乃還左僕射許致仕莊恪太子時議選舊德保輔東宮復以少

師召輒上還御書堅辭卽遷太子太傅優詔褒尚開成
初弟俶爲楚州刺史召見帝曰俛先帝賢宰相筋力未
衰可一來爾善道朕意乃以詔書并絹三百因俶致之
俛終不起以壽卒毋棄賢明治家嚴俛雖宰相侍左右
如褐衣時居喪哀毀旣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謁以爲
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
持法重名器狹於用人每除吏常憂不稱鮮有簡拔移
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

平事以為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為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亡無生業嘯聚山林間為盜賊會朱克融王庭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贊曰俛議銷兵寧不野哉當此時河朔雖挈地還天子而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俛未有

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羣臣失職一日呌呼其從如市幽魏相挺復為賊淵可謂見豪末而不見輿薪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既乎

倣字思道悟子太和中擢進士第除累給事中宣宗力治喜直言嘗以李璲為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倣封還詔書帝方作樂不暇命使遣優工趨出追之未及璲所而還後以封敕脫誤法當罰侍講學士孔溫裕曰給事中駮奏為朝廷論得失與有司奏事不類不應罰

詔可令狐綯用李琢經略安南琢以暴沓免俄起為壽州團練使倣劾奏琢無所回時推其直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廚以和劑倣知趣市還之咸通初為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為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為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況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後官數遷

拜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壊西北防儆徙其流遠去樹堤自固人得以安以兵部尚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蘭陵縣侯時天下盜起宦人持兵柄儆以鯁直爲權近所忌卒年八十子廪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儆領南海廪往侍爲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儆敕諸子繕補殘書廪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蕙以嫌乎儆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廣明初

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請罷止夜行以備賊諜出太倉粟
賤估以濟貧民俄遷京兆尹田令孜養子有罪亡孽捕
吏繫獄請救踵門㐫不納杖殺之内外畏讋令孜拒黄
巢以㐫為糧料使辭疾貶賀州司户叅軍事曾襄王竊
據挈族逃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厚禮之光化中以給
事中召不至卒
遘字得聖賔子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
拾遺與弟保衡聯第而遘姿寓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

裕為人保衡才下諸儒靳薄之不甚齒獨呼遘太尉保衡憾焉於是保衡已為相摭遘罪繇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為公呵禦遘怳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未幾保衡死召為禮部員外郎乾符中累擢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僖宗入蜀以兵部判度支次縣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遘及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嘗入對踣殿中遘掖起之帝喜曰遘善事長大臣

和予之幸也逷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
朕選宰相卿無負我逷頓首謝從還京師累拜司空封
楚國公逷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整天子
器之時藩鎮多興於盜賊橫放莫能制權綱摧弛文詳
在徐州引散騎常侍李損子凝吉為佐會牙將時溥逐
詳而取節度溥為饔餽所毒不死或讒凝吉為詳報仇
者溥怒殺之損時在朝溥即上言損連謀請并誅田令
孜受溥金劾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渥傅成其罪御史王

華嫉惡甚表損不知狀令孜請移神策獄華不奉詔奏言損近臣法當死即死獨不宜取辱於宦人手遣即時叩延英爭曰凝吉以寃就屠已不可言損與子音問不接且數朞安得謂同謀哉溥恃功壞天子法請棄近臣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令損可無罪誅禍且及臣輩帝寤止免官當此時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附順唯遘未嘗少下後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衛軍王重榮固爭乃徙重榮宅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

陀拒王師王師敗逐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劾令孜生事離間大臣譖素惡之與裴澈計共召朱玫於邠玫起邠兵五千奉迎與沙陀等連和令孜迫帝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玫怒令孜并望帝不諒其心謂譖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人與賊肝髓流野得復宗廟遺老殘民聞輿馬音流涕相歡上曾不念以諸侯勤王功為敕使之寵令姦臣為國産怨我奉命而來返以為脅君羣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尚能乘頭塌翅求生於黄門

哉喪君有君公其圖之遘曰上無負天下顧為令孜掣制每言必涕數行下陳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室意宜還藩奉表請天子復國策無宜此玫曰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乏遘曰人非伊霍欲為禍首未或利也玫退曰我擇一王為帝違者斬尚何事乃立嗣襄王熅而召遘作冊遘苦辭玫更委鄭昌圖滋恨遘及還長安使昌圖相熅罷遘為太子太保移疾不出方其弟邁為永樂令往從之帝還宮宰相孔緯與遘雅隙乃劾嘗為

僞臣即賜死其所實光啟三年遘見柄任凡五朞行完而材逢世多故召復臣以濟亂身汙僞署不得其死人爲哀之

定字梅臣瑀曾孫以蔭起家陜州參軍事金城丞涖事清挺選補黜陟使裴遵慶表爲判官還調萬年主簿歷左右司郎中爲元載所惡外遷袁潤等六州刺史大歷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鎰爲第一而劭桑稼均賦稅業徠游口在鎰復右遷戶部侍

郎太常卿朱泚反詭姓名為張誕匿里中與蔣沇不涗于賊事平擢太子少師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師

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寖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唐書卷一百一

唐書卷一百一考證

蕭瑀傳○臣德潛按貞觀十七年瑀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並圖形於凌烟閣凡圖凌烟閣者傳中皆載此獨不載似疎

子鋭尚襄城公主為太常少卿○舊書歷太常卿

倣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蘭陵縣侯卒年八十○臣德潛按舊書罷知政事出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遇亂不至京師而卒是新書薨于

位舊書卒于鎮也玩子㦷傳中乾符中以父出鎮南海免官侍行則新書明缺罷相文矣當從舊書

進丈詳在徐州引散騎常侍李損子凝吉為佐○舊書作李凝古

唐書卷一百一考證